

状元故里觅诗魂

——首届吴鲁文化季征文作品选

主办单位：中共池店镇委员会、池店镇人民政府、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晋江经济报社

末世的倔强

戴冠青

清光绪十六年(1890)四月，京城依然春寒料峭，庚寅恩科的殿试揭晓唱名典礼在金殿隆重举行。留着小胡子的晋江钱头村人吴鲁与一众贡生满怀期待在殿外静候，突地，唱名声轰然入耳：“一甲一名，吴鲁！”一股热流瞬间涌上心头，没错，年已四十六的他夺得庚寅恩科状元！

此刻，我正站在钱头村古朴斑驳的状元第中，望着门楣上吴鲁手书“紫薇高照”四个雄浑大字，目光似乎穿过 135 年的历史烟云，当年吴鲁冠插状元花翎巡游时风光无限的胜景历历如前。

其实，我并不能想象出那时的吴鲁是怎样一种心情，我只知道，吴鲁是个大器晚成的状元。供职京官 18 年后夺魁，意味着他并不年轻，但也许是晋江人爱拼会赢的倔强性格使然，抑或是一个经过官场历练的儒生试图有所作为的一搏。其状元卷上，面对皇帝的殿试策问，他洋洋洒洒地书写了自己的治国构想，有帝王心法之道、东三省治理之策，也有经济发展之略、边防守卫之方，经世致用，满腹经纶，字里行间喷薄而出的是满满的爱国报国情怀！

46 岁的状元公，此后更不敢懈怠。在那个千疮百孔的清代末世王朝中，从光绪十六年(1890)授翰林院修撰始至宣统三年(1911)同六月辞职，他始终恪尽职守、尽己所能，为选拔人才、振兴文教、祛除腐弊、维护国家利益兢兢业业，在历史上留下了孤独而倔强的身影！

六掌文衡，几乎用尽了他后半辈子的时光。他历任陕西殿试主考，安徽、云南督学，云南主考，吉林提学使，诹授投资大夫，还带队到日本考察学务。他反对旧学，提倡新学；到处兴办学堂、书院、文庙，敦促适龄儿童入学受教；他改革学制，兴学育才；不仅重视基础教育，还关注留学生教育，建议大力起用留学生为国家服务。

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光隧道里，我们似乎看到一位须发已经斑白的中年人，倔强地穿梭在各省考试院或学堂中，督学监考，视察学务，研究对策，提出纲领，甚至多次捐出薪俸，资助有关省份办学建校。他那苍凉的脸上满是焦虑，他那瘦弱的胸膛却是振兴中华文教的一腔抱负！

可惜衰败的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。甲午之后，八国联军大举入侵，吴鲁的文韬武略非但无法实施，他力图振兴的国家更走向了“烟柳断肠处”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0)，联军攻破津门，进逼京城，太后挟皇帝仓皇西逃，中华民族危在旦夕。目睹京城沦陷、腥风血雨，困居晋江会馆的吴鲁双眉紧锁，五内俱焚，满腔悲愤奔涌而出，庶几化为了《百哀诗》156 首！诗中控诉八国联军的烧杀掳掠，谴责朝廷军队的不抵抗，歌颂爱国志士的民族大义，更哀叹百姓的万般疾苦！

然而，无论吴鲁如何倔强地力图挽救颓世，都改变不了封建王朝日薄西山、气数已尽的悲剧命运！力图有所作为的一代状元公终于心灰意冷，彻底失望。宣统三年(1911)，他黯然辞职返乡。民国元年(1912)，他落寞地走完了光彩又悲愤的一生，享年 68 岁。

此刻，我依然站在状元第中，思绪飞回 112 年前，我不知道倔强的吴鲁临终前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是否还有光亮，但我知道，作为一个 46 岁才状元及第的儒官，吴鲁一直是渴望励精图治建功立业为国家作贡献的，他半辈子用心于振兴文教选拔人才也是力图改变弱国现状，敦促国家强大。可惜时运不济，末世王朝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其一腔心血、半世努力付诸东流，曾经冠插花翎、风光无限的状元公最终成了一位让人感慨万分的悲剧人物！

我慢慢地穿过天井，踩着布满裂痕的红地砖走出状元第，回望门楣上依旧苍劲有力的“状元第”三个金字，心潮澎湃，忍不住想到，这样恪尽职守、忠诚爱国的儒官要是活在当下该有多好！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泉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、泉州师范学院教授）

肃堂先生

蔡飞跃

这是一帧最为亲民的状况画像。肃堂先生没戴顶戴花翎，没穿蟒服，一副平易近人的形象。

肃堂先生吴氏，名鲁，肃堂是他的字，科举时代福建最后一位文状况元。在泉州，知道吴鲁名字的人多，知道吴肃堂的人极少。古俗直呼其名不恭敬，我决定尊称这位状况元公“肃堂先生”。

我是甲辰年(2024)夏历七月二十一日走进他的家乡晋江市池店镇钱头村的。这一天，纪念吴鲁 180 虚岁诞辰暨首届吴鲁文化季启动仪式在状元第门前举行。

辛劳的主办方，把这个文化季办成盛大节日，一座座色彩鲜红的迎宾拱门据守村道的显要位置。在一片古厝中，与肃堂先生有关的书房、状况元(新宅)、学堂、宗祠、状况元(旧厝)五座闽南古大厝次第排列，适合观瞻与思考。

蟾宫折桂的学子，除了知识渊博，书法必定了得。肃堂先生的“吴体”风格与其刚直忠厚的品格相得益彰，“吴鲁好大学”之说流传甚广。

肃堂先生的科举追求，宛若一部浓缩的清代科举史，每一个章节都充满了奋斗与荣耀。

清道光二十五年(1845)夏历七月二十一日，肃堂先生降生于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二十九都钱塘乡(今晋江市池店镇钱头村)，五岁从师启蒙，十几岁进入晋江县学研学。

古代读书人，大多数是考中举人或进士步入仕途的，肃堂先生有点特别。清同治十二年(1873)，他登拔萃科。进入国子监一年后朝考一等，授刑部七品京官，俸满升刑部主事，开始官场生涯。清光绪十二年(1886)，肃堂先生考取军机章京，后充方略馆纂修，声名开始远扬。然而，他不甘平庸，决定继续攀登科举的高峰。清光绪十四年(1888)，蛰伏多年的他一鸣惊人，就近在顺天府(今北京)乡试中举。

清光绪十六年(1890)初春，肃堂先生凭借自己的才华，一举夺得殿试一甲第一名，赐进士及第，登上科举的巅峰，成为福建科举时代最后一位文状况元，授翰林院修撰。这一年，肃堂先生 46 岁。

于是，我们前往吴鲁世家博物馆，试图在那里寻找想要的答案。在我有限的记忆中，高中状况元的贡士大多数仕途宽广，实权在握。肃堂先生没有这样的幸运，他当过几个次要部门的修撰、教习、撰文等虚职，相当长的时间从事文教事业，没有补过一次实缺，只能“六掌文衡”。他历任陕西典试、安徽督学、云南督学及主考、吉林提学使等职，每到一处，都大力推动教育改革，广筹经费建立学堂。

吴鲁世家博物馆的布置格外用心，他的裔孙们理解他的“岳飞视”情结，特意仿制一块入馆陈列。1894 年夏历九月，时任安徽督学的肃堂先生于皖南见到一方岳飞遗砚(即“正气砚”)，费尽口舌购回这块鼎鼎有名的“正气砚”，后来一直供在书房里，甚至把书房名改成了“正气砚斋”。在他的著述中，以“正气”为书名的有《正气砚斋汇稿》六卷、《正气砚斋遗诗》一卷等。

每当民族存亡时刻，正直的读书人的爱国热情往往空前高涨。肃堂先生面对第二次鸦片战争、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海战等接连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灾难，表现出极强的忧患意识。他的军事才能为主战派欣赏，被推荐担任军务处总办。

清光绪庚子年(1900)，八国联军的枪炮声划过京师上空，困居京城南柳巷晋江会馆的肃堂先生，目睹侵略者烧杀抢掠。他手执兔毫，以诗的形式逐日记下“庚子之变”，后来结集为《百哀诗》。他的诗句，无情揭露侵略者的滔天罪行；这部被史学家称为“庚子事变”的“第一手史料”“庚子信史”诗作，每一首诗，都像利剑刮出的寒光，刺破了黑暗的夜晚，照亮了国民的心灵。

肃堂先生最后任职图书馆总校，诹授投资政大夫花翎正二品衔，时值清宣统三年(1911)夏天。1912 年夏历八月二十八日，肃堂先生溘然长逝，距他所生的清道光二十五年(1845)，年六十八，长眠于他挚爱的家乡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、泉州市作家协会主席）



仰望 飞杨摄于晋江市池店镇钱头村状况元第

晋江与尤溪的历史情缘

叶荣宗

今年年初，晋江市与尤溪县结成山海协作的对口合作市县。一市一县两相望，一山一海总关情。金秋十月，一群晋江的文史爱好者，乘着这股劲风和热风，走进尤溪县，领略这里的山水风光，体察乡村的风土民情，寻访这个千年古县的历史渊源。

晋江市建县于唐开元六年(718)，尤溪县建县于唐开元二十九年(741)，距今都有 1280 年以上的历史。晋江市位于闽南中部沿海，自古有“海滨邹鲁”之称。尤溪县位于闽中地区，自古也有“闽中明珠”之誉。晋江市的人口约为尤溪县人口的 6.3 倍，尤溪县面积约为晋江市面积的 5.3 倍。两地虽未交界相邻，但总是凝视相望。尽管两地使用的方言有区别，但两地历史与文化渊源深厚，不少民俗与礼仪相通共融。

北宋政和八年(1118)，婺源人朱松考中进士，初授建州政和尉，后调任尤溪尉。公元 1130 年农历九月十五日，朱松的妻子祝夫人在尤溪城关水南郑安道家生下一名男婴，取名朱熹。儿童时期的朱熹随母亲在尤溪生活 and 读书，7 岁时才从尤溪迁往建州(今建瓯)。

这个朱熹，后来成为程颢、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。李侗是南平人，朱松的同门师友，后被列为闽学四贤之一。朱熹 19 岁考中进士，于多地为官。朱熹一生追崇孔家儒学，研读四书五经，撰写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《太极图说解》《尚书解说》《周易读本》《楚辞集注》等大量著作及诗文，成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、教育家和诗人，并成就了“程朱学派”，成为理学一代宗师，被后世尊称为朱子、朱文公。

其实，早在朱熹出生的半年前，朱松就奉调来到晋江任当时石井镇(今安海镇)的首任镇监官。到任后的朱松，时常集中镇上的优秀学子讲习理学。镇上富家黄护为朱松在官署旁建了一座“鳌头精舍”，作为讲习的场所。朱松是泉州开讲理学的第一人，因此安海也有“闽学开宗”之誉。

南宋绍兴十八年(1148)，朱熹考中进士，于绍兴二十一年(1151)出任同安县主簿。同安与晋江相邻，朱熹除了及时化解两县因土地纠纷的矛盾外，还经常来到其父亲工作过的安海镇会亲访友，并在石井书院(原鳌头精舍)内讲学，与安海镇结下理学文化之缘。如今，安海镇有着“朱过化”的传说，同时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。

据考，尤溪县自宋朝以后，涌现出 150 余位进士。晋江在古代科考中成绩斐然，共涌现出 11 位文武状元、1850 多位进士。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，同样是晋江理学的宗师。在朝明理学鼎盛时期，晋江就涌现出蔡清、苏浚、陈琛、李廷机、孙振宗、蔡鼎等理学大家。这些名贤进士，从一个侧面奠定了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坚固基石。

文化旅游、文旅融合是当今出行的一种时尚与需求。作为爱好文史的一个群体，这种需求更为迫切，也是一种使命。于是，我们走进尤溪的朱子文化公园，亲历纪念朱熹 894 年诞辰活动；走进洋中乡桂峰村，历览蔡氏古村古厝的风采。还有联合梯田、汤川峡谷等自然风光同样诱人亲近。

在尤溪，我们还品尝了山笋野菌、农家百宴、古方米酒和大条面、烤光饼等美味佳肴。当然，当地的导游对晋江的五店市、梅林传统村落、五里桥、渔村战地文化公园等景点也大力赞赏，对晋江的海蛎煎、土笋冻、鮑鱼捞面、紫菜丸汤、凉拌海带等美食同样赞不绝口。其实，山珍与海味，香与鲜配对，就是不饮酒也会醉。

今年是两地对口合作的首年，双方已制定出协作发展的实施方案，将开展产业链、供应链、创新链对接合作，以及在人文、生态、交通、旅游、社会事业领域深度互融，努力构建互动、互补、互惠的发展格局，促进双方高质量发展，并为新时代山海协作提供样板。山海协作，前景广阔。晋江与尤溪，山海总相依，未来更可期。



四季



心有阳 深秋暖

蔡安阳

叶落入深秋，一半丰盈，一半萧条。

远离了八月清秋，告别了九月桑落，便进入了十月霜华。一夜秋风起，染就遍地霜华的清冷；一场秋雨袭，红衰翠减，满地残红零落。秋风秋雨，无悲无喜，任万叶凋、万花残。

一夜风雨，换来微寒的清晨。我裹着厚厚的夹衣，走进这清冷的秋。一抹金色的阳光，暮然穿透薄薄的云层，倾洒而下，显得慵懒而奢华。暖阳之下，秋风不再凄凄，似故人归来，携带着往昔的暖，轻轻掀开了千年古城的华丽帷幔，在古城的每一寸土地上细腻勾勒，绘制出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秋日景致，令人心驰神往，沉醉不已。也正是这一束阳光，温暖了寂寥的悲秋，唤醒了它该有的模样——千年古城尽染金黄，幽幽古巷铺满了落叶的诗行。

我漫步于古厝深巷，踏着深秋的每一步足音，叩响岁月的门扉。

古厝檐角下，落叶悠然旋舞，宛若时间的细语，轻轻揭开往昔岁月。秋阳温婉地穿透摇曳的叶缝，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，在我脸颊上轻抚，瞬间，时光仿佛穿越千年。步入中年的我，青春的稚嫩早已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岁月雕琢的沧桑痕迹。回首往昔，那些年少轻狂的梦想与激情，如今都已沉淀为心底一抹淡然的回忆，静静地躺在记忆的深处，每当秋风起时，便不由自主地泛起涟漪。

漫步至一座古朴素院落，高耸的枫树悄然遮蔽了一园幽邃，树影婆娑间，重门深锁，透出一股难以言喻的寂寥之感，恍若我曾置身其间，细品秋日的宁静与淡泊。此刻，我无意间踏入了这幅深秋的庭院画卷，不禁轻声询问那紧闭的重门之后，究竟藏着多少岁月的尘埃，又封存了多少往昔生活的痕迹。

沐浴在秋日的温暖阳光下，我细细聆听秋风的轻吟浅唱，抬头仰望苍穹，只见云朵悠然自得地卷舒着，那份恬淡与悠然，仿佛能洗净心灵的尘埃……我的心，不由自主地沉醉于这份宁静与斑斓交织的美景之中，忘却了尘世的种种悲欢与纷扰。

深秋的蓝天，总是任人畅想。

午时渐逝，阳光犹如细碎的黄金，洒落河面，波光粼粼。河畔果园与晚霞交相辉映，云朵被绚烂的色彩浸染，金黄、深红、橙红、浅红交织，犹如天空换上了华丽的晚礼服！在这晚霞的映照下，万物似乎都笼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，宛如一幅泛黄而温馨的老照片，引人遐想。

当夕阳的余晖倾泻而下，那份惊心动魄的美，让我沉醉其中，久久不能忘怀，它已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。秋日的黄昏，落日如同一位画家，以它那令人心醉的酡红为笔，将天际、林梢乃至周围的建筑——染红，将大地装扮成一片金色的海洋，美不胜收。

深秋，以风霜雨雪的洗礼，精心雕琢生命的品质，编织出一幅斑斓多彩、硕果累累的生命画卷。或许，这过程中不乏失去与遗憾，但她仍毅然决然地迈向冬日，以不懈的奋斗，铸就了生命的底色——那是一种斑斓而丰盈的色彩，即便偶尔遭遇孤寂，也化作一种诗意的浪漫，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流淌。

秋阳斜洒，斑驳了旧日的影；秋风呢喃，醉了一季的寂寥。我相信，唯有心存暖阳，才能从容向寒，即便染尽霜华，温存依然不减。

新苗



为我提灯的人

李婕敏

起样、去白、镂空，恍恍惚惚，微光缕缕，平静心灵。抬望眼，那为我提灯的人正悄然立于时光的斑驳之处。

小时候，幼稚无知而又充满童真的我总依偎在奶奶的怀中。灯光熹和，我望着她的大手随红纸摆动，细腻轻柔，片片碎纸掉落，如蚕啜叶，有趣得很。

“奶奶，我也想学剪纸！”说罢，那灯下便多了一抹小小的剪影。我学着奶奶的样子，日复一日地裁剪手中的方寸纸片。

学了一周的我自以为已掌握了许多技巧，便心满意足、沾沾自喜，甚至对基础的剪纸已经有些不耐烦，闹着要学习绝活儿。而奶奶只是温和地微微笑，示意我继续剪纸。

我不以为然，轻拈起一张红纸，手执红剪刀，已起样的红纸在我手中左右翻动，剪刀沿着线稿徐徐剪裁，奶奶最为得意的枝头飞鸟图在我手中逐渐成形。我充满自信，随着“咔嚓”几声，红碎纸如雪花般从空中坠落，这图便剪好了。可那线条错综复杂，揉成了团似的，细的缝口极不平整，线条僵硬，毫无飞鸟应有的灵动活泼。

我低头望着这份残次品，陷入了沉思。奶奶拉起我的小手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剪纸见人心，不静心，怎剪纸？”说罢，她眉目轻挑，似是对我饱含期望。

刀镂纸，手镂心。我谨记奶奶教诲，重握红剪，重拈红纸，静下心，静如止水。我细细地沿样稿剪下，刀刀有力，丝丝线条在坚定的清脆声中被裁剪而下，错落有致的空白连贯而充满张力。忽遇一处转折，惊觉已误入“藕花深处”，难有周转之余，我的心中不免略有浮躁，但看着奶奶温和的眼神，随即又静下心来。终是柳暗花明，思虑翩飞之后“惊起一滩鸥鹭”，愈为巧妙。手中的剪子愈加坚定，我屏气凝神，这一直一弧，更是蕴含复杂技法。刀刃于红纸上游走，一刀刀，镂去了浮华，只剩玲珑。

灯光恍惚，我轻轻地已将完成的“枝头飞鸟图”细细展开。仔细端详细微之处，转折、衔接已是十分流畅，纸面上是那细致、轻柔的刀触，“绝活已传给你了”，奶奶望着我的作品再次露出那温和的笑，我的内心已充满温暖与自豪。

剪子除浮华，去心中浮躁。奶奶徐徐引导，为我提起一盏指路明灯。她手中的剪子裁出精美的图样，也修去我毛躁的棱角。

刀剪纸，手镂心。镂去浮躁，镂去浮华，恍惚间，那微光照入我心。（作者系泉州五中初二学生，指导老师：林清海）